

沃兴华书法论著集

米芾书法研究

(修订本)

沃兴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沃兴华书法论著集

米芾书法研究

(修订本)

沃兴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米芾书法研究 / 沃兴华著. —修订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3

(沃兴华书法论著集)

ISBN 978-7-5325-9158-9

I. ①米… II. ①沃… III. ①米芾 (1051—1107) — 书法—研究 IV. ①J292.1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0394号

沃兴华书法论著集

米芾书法研究(修订本)

沃兴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1194 1/16 印张9.25 插页6 字数150,000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00

ISBN 978-7-5325-9158-9

J·615 定价: 42.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沃兴华书法论著集

书法创作论

形势衍：书法创作论之二

论斗方创作：书法创作论之三

论书法的形式构成：书法创作论之四

论手卷创作：书法创作论之五

书法创作过程研究：书法创作论之六

书法技法新论

中国书法史

米芾书法研究

责任编辑：虞桑玲
装帧设计：何 旻
技术编辑：魏婷婷

网络销售合作伙伴：

博库书城：www.bookuu.com

当 当 网：www.dangdang.com

亚 马 逊：www.amazon.cn

京东商城：www.jd.com

前言

我学习书法自颜真卿始,先楷书,后行书,有了大致模样,然后学习米芾。米芾书法的用笔强调提按顿挫,点画锋势劲利,结体左右摇曳,与颜真卿不同,临摹时感觉特别痛快,契心处若受电然。我喜欢米芾书法,但是从先生那里得知,米芾行为不经,言词怪诞,将欧阳询、柳公权、张旭和怀素等唐代名家骂得一钱不值,甚至说颜真卿是丑怪恶札之祖,这让我感到惊骇!当时我没有能力去思考这是为什么,集中精力临摹,神不旁骛,只是当看到作品中某些别致的点画和结体时,会联想起米芾的言行,觉得他真是一个怪人。

1986年,我在随老师编写完多卷本《金文大字典》以后,从文史研究领域重新回到书法,继续临摹历代名家法书。随着眼界的提高和功夫的加深,开始想表达内心感受,走自己的路,探索新的风格,没有想到引起一片非议。而我觉得没有错,依然“独持己见,一意孤行”,结果招致更加激烈的批评。大家都认为我的字退步了,并且以古代大师和当代名家的作品来指责我背离传统,这也不是,那也不对。我很委曲,愤激的时候心里会反击:某某的字算什么!有一次,当这样的话在心里响起的时候,忽然想到米芾,刹那间理解了他对唐代名家的恶评。

我开始研究米芾,不仅临他的字,看他的书论,而且广泛阅读古往今来人们对他的种种评论,结果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灵魂。面对种种侮辱与损害,他以“颠”傲世,以狂抗俗,在创作上自谓“一扫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在理论上开“卑唐”先声,振聋发聩,立懦砭顽。这个灵魂让我着迷,使我更加认真地学习他的书论和书法,并且以他为榜样。无论在学习名家书法还是民间书法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他,受到方法上的启示,尤其在因为创新而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和谩骂时,更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受到精神上的激励。

我一直想将对米芾的认识写成文字,2006年初接到上海博物馆“中日书法名品展”理论研讨会的约稿,写了一篇《论米颠》,完稿后意犹未尽,一章接着一章,一口气写成了《米芾书法研究》一书,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0年湖

南美术出版社为《名家解密书法经典》丛书前来约稿,我又挑选了米芾,写成《蜀素帖解密》一书。这两本著作图文结合,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践临摹,比较充分地表达了我对米芾其人和其书的认识,出版后受到大家关注,不断重印,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了6次,每次重印前都会打电话来征求意见,问要不要修订。我很想把这两本书汇总起来,但是手上的事情实在太多,没有时间,只好率由旧章,任它去了。

今年十月,胡抗美、曾翔两位先生和我决定办一个展览,名为“向米芾致敬”,以米芾为对象,通过各种临摹作品来表达我们对创新与继承、创作与临摹等问题的思考 and 实践。为此,我又一次专心致志地研究和临摹米芾,获得不少新的认识,写出不少新的作品,于是趁热打铁,把两本书拿出来,合并为一,或笔或削,完成了一直想做而没有做的修订工作。

新书沿用旧名,为《米芾书法研究》(修订本),而在2006年版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改动。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米芾其人其书;第二至四章分别为米芾书论、书风以及具体作品的专题研究;第五章讲述了我对如何临摹米芾书法的思考与体会,更重于实践;第六章则选录了我的一些临摹作品。每一章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题,同时各章之间又有潜在的横向联系。米芾书论的阐述从义疏开始,米芾书风的研究从取法源头开始,米芾作品的临摹从刻意开始,通过严格的实证,了解米芾其人,他的书论和书法,建立起一个比较全面而且真实的米芾形象,这是全部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接下来的重点是系统整理他的书论,刮垢磨光,清除许多表面上的不一致性,抉微烛幽,彰显蕴含其中的主要精神,同时研究他的书风、点画、结体、章法,通过具体入微的个别分析和相互比较,总结出最主要的创作特点和风格面貌。在临摹时强调写意,像做实验一样,利用一切手段,去探索这种书论的精神和书风的特点。总之,努力在表层结构下找出本质的深层结构,替米芾说出他最想说的话,发现其鲜明的个性特征。最终把米芾放到历史中去考察,看它的本质特征是从哪里继承过来的,又是怎样被后人发扬光大的,从而认识到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学习和发展米芾的书法。比如一个很切实的问题,米芾书论主张字不作正局,“须有体势乃佳”,米芾书法的结体左右摇曳,这在当时普遍比较平正的书风环境中,是惊世骇俗的。但是发展到今天,一千年过去了,书法结体造形经过徐渭、王铎等人的进一步探索与创新,发展出不少摇曳欹侧的作品。现在的人们反观米芾书法,反而觉得相当平正了,如此一来,米芾的理论与实践似乎产生了矛盾。怎样消除这种矛盾?我们只能从现实出发,设想米芾生在今日会怎样把握体势变化的度,然后“借题发挥”,学习米芾书法的基础之上,作出与时俱

进的创造性发展,让米芾书法在今天获得与当时同样的先锋性与震撼力。

从初版《米芾书法研究》到《蜀素帖解密》,每一次著述我都想尽最大努力,通过理论阐述和作品临摹,将我对米芾的认识全部表达出来,但是结果都不很满意,好不容易解决了一些问题,却又引发出更多的问题,逼迫我不断地去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现在,当我写完这一本《米芾书法研究》(修订本)时,感觉仍然如此。科林伍德在《艺术原理》一书中转述英国湖畔诗人柯勒律治的观点说:“我们知道某人是诗人,是基于他把我们变成了诗人这一事实。我们知道他在表现他的情感,这是基于他在使我们能够表现我们自己的情感这一事实。”我发觉米芾就是这样一位让我能够表现自己的情感,让我能够变成书法家的人。我在研究米芾的过程中,理论更深入了,作品更精彩了,自己在书法上到底想要追求什么这一问题也更加清晰了,米芾在不断地帮助我发现自己、实现自己。这个过程没有止境,原因在于自我实现没有止境。认识到这一点,我想今后还会继续研究米芾,在把他作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他作为生命体认的对象,超越客观的分析与评估,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米芾的心灵,在谋求抵达米芾心灵的同时,实现自己心灵的不断提升。

沃兴华

2018年10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米芾其人其书	1
第一节 “颠”	2
第二节 书法	5
第三节 “颠”与书法	6
第二章 米芾书论研究	11
第一节 《海岳名言》义疏	13
第二节 《书史》摘要义疏	28
第三节 米芾书论综述	33
第三章 米芾书风研究	39
第一节 米芾书风的形成	39
第二节 米芾书风的特点	47
第三节 米芾书风的影响	57
第四章 米芾作品研究	67
第一节 《多景楼诗》	67
第二节 《虹县诗》	70
第三节 《研山铭》	73
第五章 米芾书法临摹	75
第一节 刻意临摹	78
第二节 写意临摹	86
第三节 随意临摹	105
第六章 临摹作品选	121

第一章 米芾其人其书

在中国书法史上,有不少疯疯癫癫的人,如五代的杨凝式、元代的杨维桢、明代的徐渭等,他们言谈奇诡,举止怪僻。由于是艺术家,他们在常人眼里,或被视作个性使然,钦慕艳羡,或者被认为故作姿态,鄙夷不屑。事实上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如果进一步深究他们的身世,进入他们的内心,会发现所有惊世骇俗的行为都是出于无奈,是他们在命运的打击下,伤心人别有怀抱。宋代米芾被称为“米颠”(“颠”同“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宋代重文轻武,《宋史·选举一》记载,开国至嘉祐年间,待试京师者岁六七千,超过唐时数倍。发达的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文人学士。这些文人学士有大致相同的知识结构、目标追求和利益所在,将非科举出身的人视为另类,加以排斥。米芾就是他们眼中的另类。

《宋史·米芾传》记载:“(米芾)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补浚光尉,历知雍丘县、涟水军。”庄绰《鸡肋编》记载:“(其母)出入禁中,以劳补其子为殿侍。”杨万里《诚斋诗话》云:“盖元章母尝乳哺宫内。”米芾依靠母亲是皇族奶妈的特殊关系,没有经过科举考试,走后门踏上了仕途。这样的出身很不光彩,为士林所不齿,宋人笔记于此多有诟语。宋人所著《稗贩》云:“吕居仁戏呼米芾为米老娘。”《诚斋诗话》云:“润州大火,唯留李卫公塔、米元章庵。米题云:‘神护卫公塔,天留米老庵。’有轻薄子于‘塔’‘庵’二字上添注‘爷’‘娘’二字。元章见之大骂。轻薄子又于‘塔’‘庵’二字下添‘虱’‘槽’二字。”题句最终改成了“神护卫公爷塔虱,天留米老娘庵槽”,曹宝麟先生认为“塔虱”意拙劣,“庵槽”意肮脏。这些诟病让米芾震怒,因为它们不仅羞辱人格,而且形成舆论之后,严重影响到他的仕途官运。

米芾21岁出仕,不断迁徙,几乎每两年换一个地方,做过秘书省校书郎、浚光县尉、临桂县尉、长沙从事、杭州观察推官、淮南幕府、润州州学教授、雍丘县令、监中岳庙、涟水军使、发运司管勾文字、蔡河拨发、太常博士、监洞霄宫、无为军使等等,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芝麻官,仕途非常低迷。元符三年(1100),米芾在给蒋颖叔的求职信中说:“今老矣,困于资格,不幸一旦死,不得润色帝业,黼黻皇度……愿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米芾很清楚,不能升迁的原因是“困于资格”,必须“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但是这谈何容易。

崇宁五年(1106),米芾因书画出众,荣任书画两院博士,有了在皇帝面前表现的机会,这才时来运转。第二年迁礼部员外郎,官虽不大,仅为七品,但对米芾而言,求之不得,故喜出望外。想不到还未履新,就有言官出来弹劾,理由两条,一条就是出身问题:“仪曹,春官之属,士人观望则效之地,今芾出身冗浊,冒玷兹选,无以训示四方。”(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礼部有关政府形象,一举一动为士人所注目和效仿。如果任用走后门的人,怎么能“训示四方”?言之有理,米芾被罢官逐出,几个月后,死于淮阳军上。

终米芾一生,在“出身冗浊”的阴影下,遭人羞辱诟病,仕途颠蹶,精神始终处在压抑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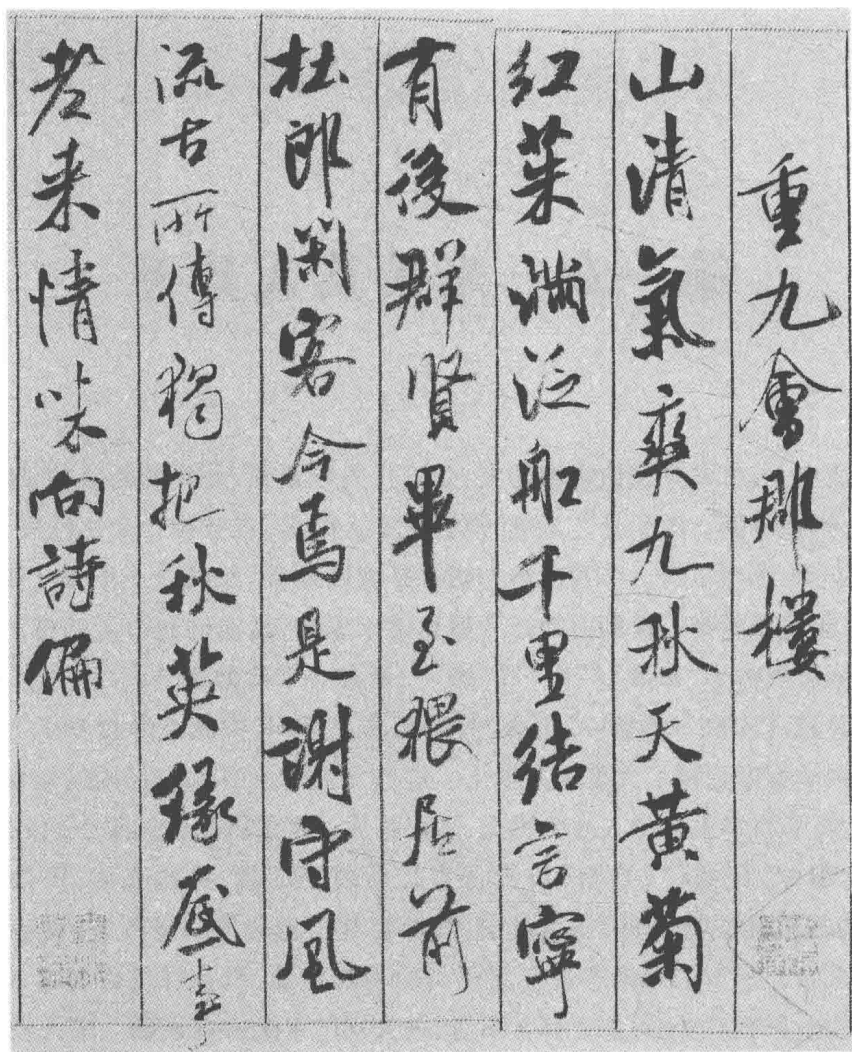


图1 《蜀素帖》局部

他的《重九会郡楼》诗云：“山清气爽九秋天，黄菊红茱满泛船。千里结言宁有后，群贤毕至猥居前。”（图1）秋高气爽，一次重九之会。“宁有后”表现出向往之情，“猥居前”则是自我压抑。怎样来缓解和消除这种压抑？米芾采取了两种方法：“颠”和书法。

第一节 “颠”

《宋史》本传记载：“（米芾）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而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所为谪异，时有可传笑者。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宋及后人笔记对其怪异行为多有记载，内容大致也就是本传所说的三点：冠异服、好洁和石癖。

1. 冠异服例

《何氏语林》云：“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师。被服怪异，戴高檐帽，不欲置从者之手，恐为所淹。既坐轿，为顶盖所碍，遂撤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门，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轿，握手问曰：‘晁四，你道似基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抚掌绝倒。时西边获贼寨首领鬼

章，槛车入京，故晁以为戏。”

《拊掌录》云：“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蹑朝靴，绀缘。朋从目为活卦影。”

2. 好洁例

《耆旧续闻》云：“世传米芾有洁癖。方择婿，会建康段拂，字去尘。芾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以女妻之。”

《何氏语林》引吕居仁云：“米元章盥手，用银方斛泻水于手，已而两手相拍至干，都不用巾拭。”

3. 石癖例

《宋稗类钞》云：“米元章守涟水，地接灵璧，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名，入书室则终日不出。时杨次公为察使，知米好石废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汲汲公务，犹惧有阙，那得终日弄石……’米径前，以手于左袖中取一石，其状嵌空玲珑，峰峦洞壑皆具，色极清润。米举石宛转示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殊不顾，乃纳之左袖。又出一石，叠嶂层峦，奇巧又胜。又纳之左袖。最后出一石，尽天划神镂之巧。又顾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忽曰：‘非独公爱，我亦爱也！’即就米手攫取之，径登车去。”

上述怪癖令人不可思议，目之者曰痴，责之者曰颠。这种“颠”给米芾带来两种后果。

从积极方面看，首先是扩大影响。蔡天启作《米芾墓志》云：“冠服用唐规制，所至人聚观之，视其眉宇轩然，进趋檐如，音吐鸿畅，虽不识者，知其为米元章也。”（《挥麈后录》）时人张大亨誉之为“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最有名的还是“米家书画船”，黄庭坚《戏赠米元章二首》，其一云：“万里风帆水着天，麝煤鼠尾过年年。沧江静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船。”后来仰慕者多效仿此举，如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九“子固类元章”条所记载：“诸王孙赵孟坚字子固，号彝斋，居嘉禾之广陈。修雅博识，善笔札，工诗文，酷嗜法书……东西薄游，必挟所有以自随。一舟横陈，仅留一席为偃息之地，随意左右取之，抚摩吟讽，至忘寝食。所至，识不识望之，而知为米家书画船也。”庄绰《鸡肋编》认为，这所有的“颠”都是故意做作，但是又不得不承认，“然人物标致可爱，故一时名士俱与之游”。其次可以获得一些惠顾。《钱氏私志》云：“寻除书学博士。一日崇政殿对事毕，手执札子。上顾视，令留椅子上。米乃顾直殿云：‘皇帝叫内侍要唾盂。’阁门弹奏，上曰：‘俊人不可以礼法拘。’”《何氏语林》云：“芾为书学博士。一日上与蔡京论书良岳，俄召芾至，令书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砚使就用之。书成，芾捧研跪请曰：‘此研经赐臣芾濡染，不堪复以进御。’上大笑，因以赐之。芾舞蹈以谢，抱负趋出，余墨沾渍袍袖，喜动颜色。上顾京曰：‘颠名不虚得。’京曰：‘芾人品诚高，所谓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无论扩大影响还是得些惠顾，可以因此不拘礼法，与名士同游，这对一个被歧视的边缘人来说正是最最期望的。米芾《送王涣之彦舟》诗云：“可怜一点终不易，枉驾殷勤寻漫仕。漫仕平生四方走，多与英才并肩肘。”打入文化圈子，“多与英才并肩肘”是米芾的期望，“颠”有助于实现这个期望，因此米芾也就认了，接受这样的恶谥，并以此解嘲。《何氏语林》云：“苏长公在维扬，一日讌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米元章亦在座。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赞曰：‘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子瞻。’公答曰：‘吾从众。’”而且，米芾还顺着竿爬，以“颠”傲世。《绝唱帖》云：“海岱绝唱已刻于柱，与刘颠者对也，非二颠者不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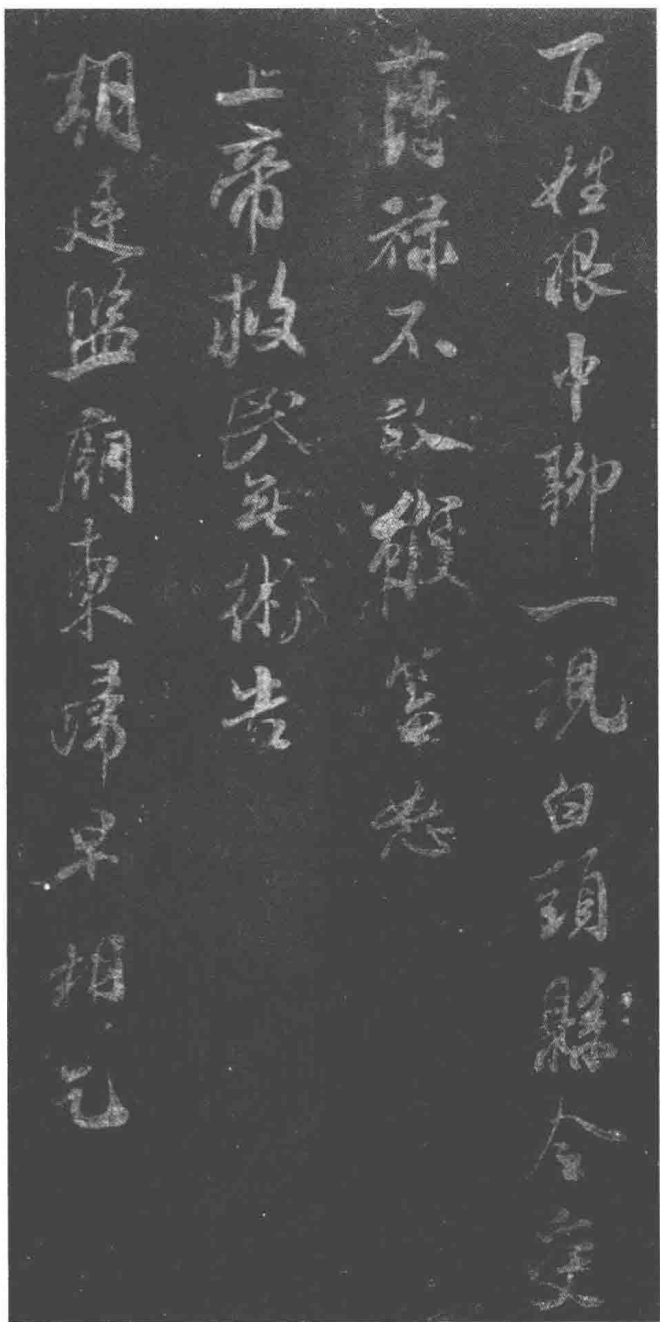


图2 《催租》诗

从消极方面来看,“颠”严重影响了米芾的仕途。《挥麈后录》卷七云:“米元章崇宁初为江淮制置发运司勾当,直达纲运,置司真州。大漕张励深道,见其滑稽玩世,不能俯仰顺时,深不乐之,每加形迹。元章甚不能堪。”因“颠”受到上司的种种刁难,这还算小事,严重的就是乌纱帽落地。例如,上述弹劾他出任礼部员外郎的理由除了“出身冗浊,冒玷兹选”之外,另一条就是“颠”,说他“倾邪险怪,诡诈不情,敢为奇言异行以欺惑愚众,怪诞之事,天下传以为笑,人皆目之以颠”。“颠”影响到米芾的仕途升迁,他就不能够做得像前面自嘲自傲时那么坦然潇洒了,为了保住礼部员外郎的职位,他“历告鲁公,洎诸执政”,反复强调自己“久任中外,并被大臣知遇,举主累数十百,皆用吏能为称首,一无有以颠荐者”(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这时的米芾唯恐沾上“颠”字。然而,颠名藉甚,汲汲申辩的行为本身反而被认为是“颠”,历告诸执政的书信被视为《辩颠帖》。

米芾以“颠”的方式厕身于本不属于他的生存环境,结果有得有失,如果以仕进为人生主要目标的话,得不偿失。这种“颠”的形象不仅使米芾生前受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断申诉,百

口莫辩,而且一直到今天,仍然被人诟病,谤言不绝——真是极大的悲哀。

米芾以自己手绘和他人帮绘成就了“颠”的形象。然而,在他的一些诗文中,我们又发现另外一种形象。他在一篇《座右铭》中说:“进退有命,去就有义。仕宦有守,远耻有礼。”他在做地方官时写的《到任榜》说:“饥荒则赈济缓急,阙乏则借贷与钱粮。百姓无对本加倍利,无流移乡土,而衣食给足。国家不以张官设吏收给为劳,有凶岁倚阁赦放之恩。是隐恤百姓,德泽甚厚。”碰到灾年,他宁愿丢官也不忍以刑威催租,写的《催租》诗云:“白头县令受薄禄,不敢鞭笞怒上帝。救民无术告朝廷,监庙东归早相乞。”(图2)完全是一种仕宦有守、大节不亏、救人倒悬、爱民如子的仁厚形象,看不到半点“颠”的影子。他在临终时说:“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宝晋英光集》卷六《临化偈》)体味其中三昧,似乎他的所有怪癖都有某种象征含义。以石为兄,视世上已无朋类;不与人同巾器,世人皆浊我独清;冠服效唐制,不愿为今世之人。

对于这种两重形象,黄庭坚说:“米黻(即米芾)元章在扬州,游戏翰墨,声名藉甚,其冠带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语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谓之狂生。然观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于俗,遂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尔。”(《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五《书赠俞清老》)这最后一句真可谓一针见血,直揭米颠的本质。

第二节 书 法

《蜀素帖·拟古》诗云:“青松劲挺姿,凌霄耻屈盘。”这是米芾的崇高理想。又云:“青松本无华,安得保岁寒。”则是米芾的现实处境。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北宋中期,党派纷争,政局多变,米芾知道自己是个另类,因此“不入党与”(《廷议帖》),但是为仕途发展,又不得不想办法,结交各派人物,除了用“颠”的行为方式去引人注目之外,还选择了书法,“庖丁解牛刀,无厚入有间。以此交世故,了不见后患”(《宝晋英光集》卷三,以书交友,既可避免事非,又能得到惠顾。曹宝麟《米芾评传》指出:“当时上至皇帝王公,下至外戚宗室,都酷好此道,即是目不识丁的高后之侄高公绘,也藏有不少名画。米芾为他所藏韩幹马作《天马赋》,恐怕巴结的动机为多。以后只须是权要,他一概可用书画作敲门砖而登堂入室,踞为上席。元章从长沙远归后,在诸宰相中,除了蔡确、司马光、吕公著等少数人外,历朝相府无不有他的履迹身影。群臣之中,他与旧党的苏轼及其门人故吏黄庭坚、秦观、晁氏昆仲、张耒、王诜、李之仪、刘季孙、蔡肇、龚夬、陈师锡、陈瓘等,与新党的吕惠卿、林希、沈括、谢景温、许将、蒋之奇、陆佃、曾肇、邓洵武、周穉、王汉之涣之兄弟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交游,而他与这些人的往还,大多数是以书画作为媒介而见诸记载的。”

将书法作为干谒权贵打通仕途的工具,前提是必须写好字,而要写好字,必须全身心投入,《海岳名言》自述“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据他儿子米友仁说:“先臣芾所藏晋唐真迹,无日不展于几上,手不释笔学之。夜必收于小篋,置枕边眠,好之之笃,至于如此,实一世好学所共知。”(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十九)全身心投入书法的结果是“非人磨墨墨磨人”(苏轼语),人创造书法,书法同时也改造人。《海岳名言》云:“因为邑判押,遂使字有俗气。右军暮年方妙,正在山林时,吾家收右军在会稽时与王述书,顿有尘气,又其验也。”书法以它的艺术原则告诉米芾,生活状态和处世方式会影响你的学习成就,身在山林书亦清,整日忙于事务,作品就会有“尘气”和“俗气”。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仕途与书法孰轻孰重?思考的结果,米芾倾向于书法,《宝晋英光集》卷四《题所得蒋氏帖》云:“棐几延毛子,明窗馆墨卿。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学习书法背离了初衷,从干谒权贵的入世阶梯转变为逍遥自在的出世法航。各种史料记载米芾不仅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任涟水军时,他整天写字,故现存米芾手迹,当时作品最多,期间曾有一诗寄薛绍彭云:“淮风吹戟稀讼牒,典客闭阁闲壶浆……部刺不纠翰墨病,圣恩养在林泉乡。”(《宝晋英光集》卷三《自涟漪寄薛郎中绍彭》)他将涟水当作了自己寄情翰墨、游戏艺术的宝地。这种逍遥无为,虽然不至于使米芾彻底忘情于仕途,但是消弭了功名利禄的焦虑,抚慰了仕途颠簸的创伤,将出世和入世的矛盾维持在一种平衡状态。

书法改造米芾的另一个表现是,他的书法水平越来越高,理解和欣赏的人也越来越多。崇宁五年(1106),米芾荣任书画两院博士,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他的自信心。《廷议帖》云:“襄阳米芾,在苏轼、黄庭坚之间,自负其才。”他认为自己的才能堪与苏轼、黄庭坚相提并论。《苏东坡挽诗五首》的自注云:“公别于真阉屋下曰:‘待不来,窃恐真州人道:放着天下第一等人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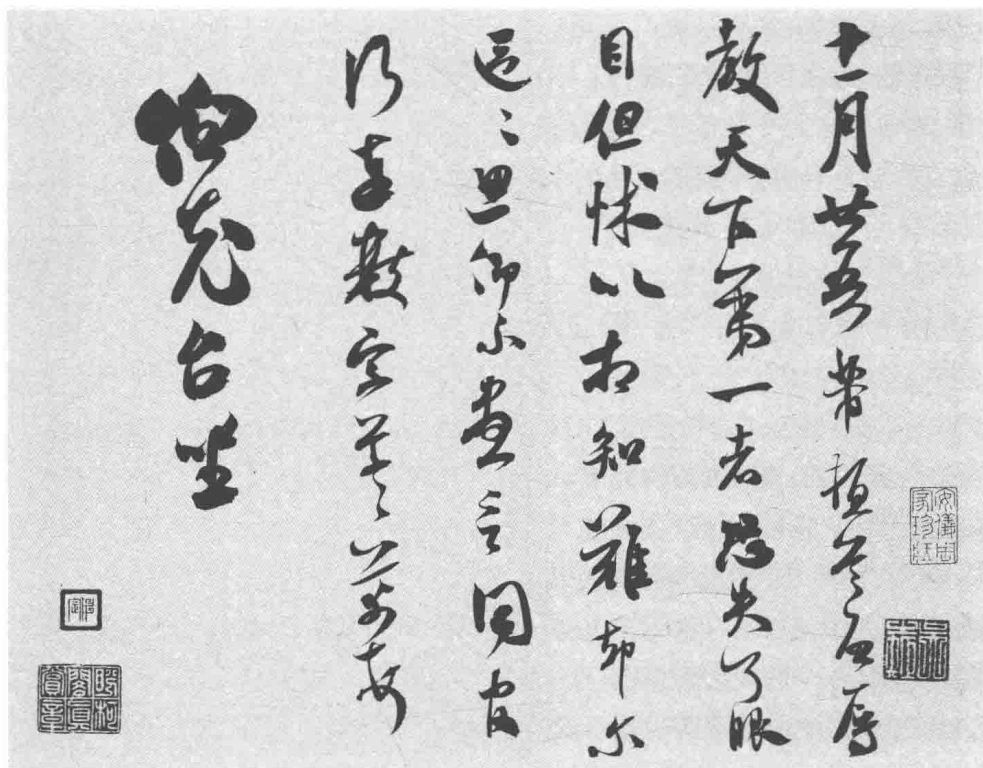


图3 《伯充帖》

元章不别而去也。”将自己归入天下第一等人物。《伯充帖》云：“辱教天下第一者，恐失了眼目，但休以相知，难却尔。”（图3）老实不客气地笑纳“天下书法第一人”的封号。更有甚者，自题书云：“一扫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俨然是古今一人！这种自信和自负与《重九会郡楼诗》中的“猥居前”判若两人，虽嫌自炫，但是对一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心灵来说，面对众人的歧视和冷落，不这样怎么能证明自己的存在？怎么自立于世、争取自己的地位？

第三节 “颠”与书法

“颠”影响了米芾的仕途，书法却使米芾扬眉吐气，两者的是非功过，看上去一目了然，但事实没有那么简单，书法的成功恰恰又与“颠”密切相关，正因为有了“颠”，米芾可以摆脱世俗戒律的束缚，获得艺术与人生的高度自由，充分展现自己的纯真天性，酣畅发挥自己的创作思想，使他的书法艺术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突破前人范围，表现出鲜明个性，获得瞩目成就。

1. 理论上的卑唐

楷书发展到唐代，各种风格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各种形式都走向尽善尽美的极致，所谓“六大家”的作品被视为万世不可移易的经典。物极必反，宋代书法要想继续发展，必须打破唐代法度的束缚。苏轼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意造”就是对点画结体的主观处理，就是发挥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米芾本能地接受了这种观念，他写的楷书笔势连贯，结体灵动，与唐楷的严谨工稳截然不同。这种创新风格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海岳名言》云：“章子厚欲吾书如排算子然。”“排算子然”是大小一律的唐楷特征。对章子厚提出的这一批评，米芾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而且，“颠”性所致，反击得极其激烈，将全部唐代名家书法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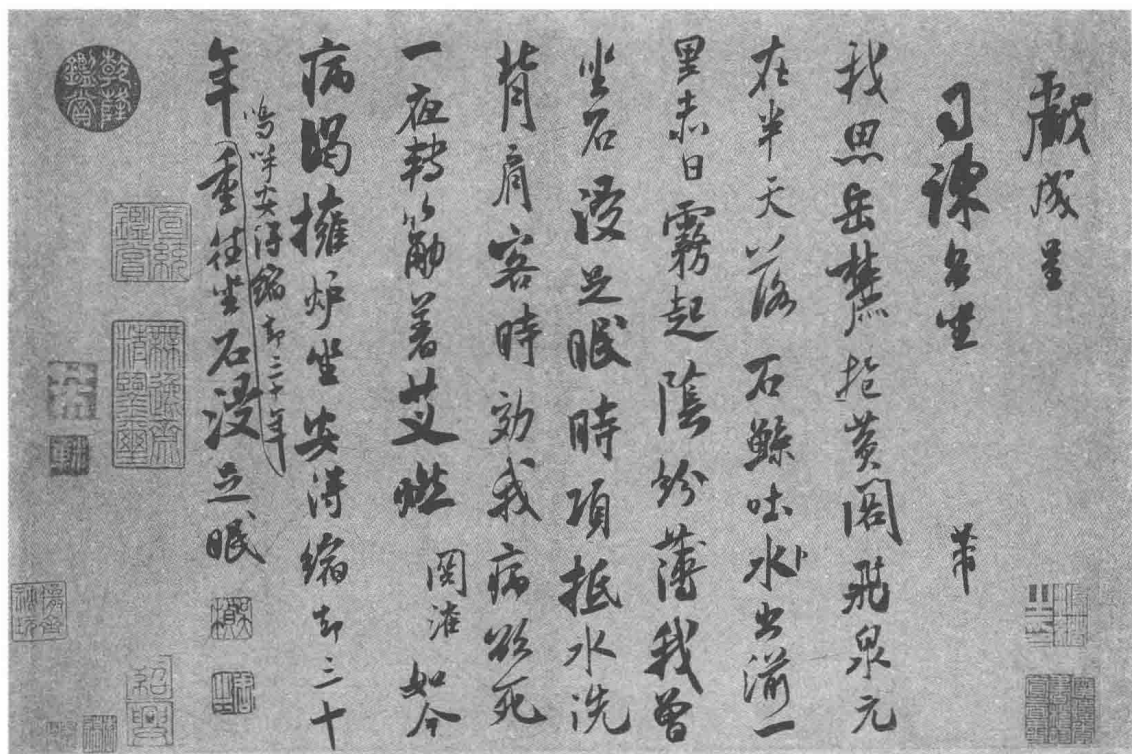


图4 《戏成诗帖》

概否定。《海岳名言》云：“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徐浩晚年力过，更无气骨，皆不如作郎官时《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恶札，全无妍媚，此自有识者知之。”所谓“安排费工”，即康有为说的“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所谓“一笔书”，即沙孟海先生说的“只有一种用笔方法，没有变化”。对当时影响最大的徐浩、颜真卿和柳公权的楷书，批判更加尖锐。《海岳名言》云：“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又云：“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当。浩大小一伦，犹吏楷也。”《宝晋英光集补遗》所录跋颜真卿书云：“颜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剔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又云：“大抵颜柳挑剔，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

米芾批判唐人楷书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缺少变化，具体表现为：点画太刻板，“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结体太平正，“真字甚易，唯有体势难”，“真（字）须有体势乃佳”；章法上大小一律，“‘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张颠教颜真卿谬论。盖字自有大小相称……各随其相称写之，挂起气势自带过，皆如大小一般，虽真（书），有飞动之势也。”（《海岳名言》）。第二个理由是过分“挑剔”，主要针对颜真卿和柳公权楷书，认为做作不自然，没有平淡天真之趣。不过，这其实是米芾对颜柳的误解，“挑剔”是指钩捺之笔的过分动作，颜柳中锋运笔，结束时按顿很重，靠毛笔本身的弹性已无法提笔回到垂直状态，必须反方向回顶一下，才能垂直，然后中锋钩出，结果会出现所谓的“鹤脚”等特殊形状。平心而论，它们不是做作出来的，而是按笔书写的自然结果。（图4）

这两点批判理由，前者切中唐楷弊端，在当时称得上振聋发聩，对后世影响很大，南宋姜夔《续书谱》云：“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他完全承袭了米芾的观点。清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有“卑唐”之说，好多观点也是从米芾书论中引申出来的。事实上，宋以后的楷书发展，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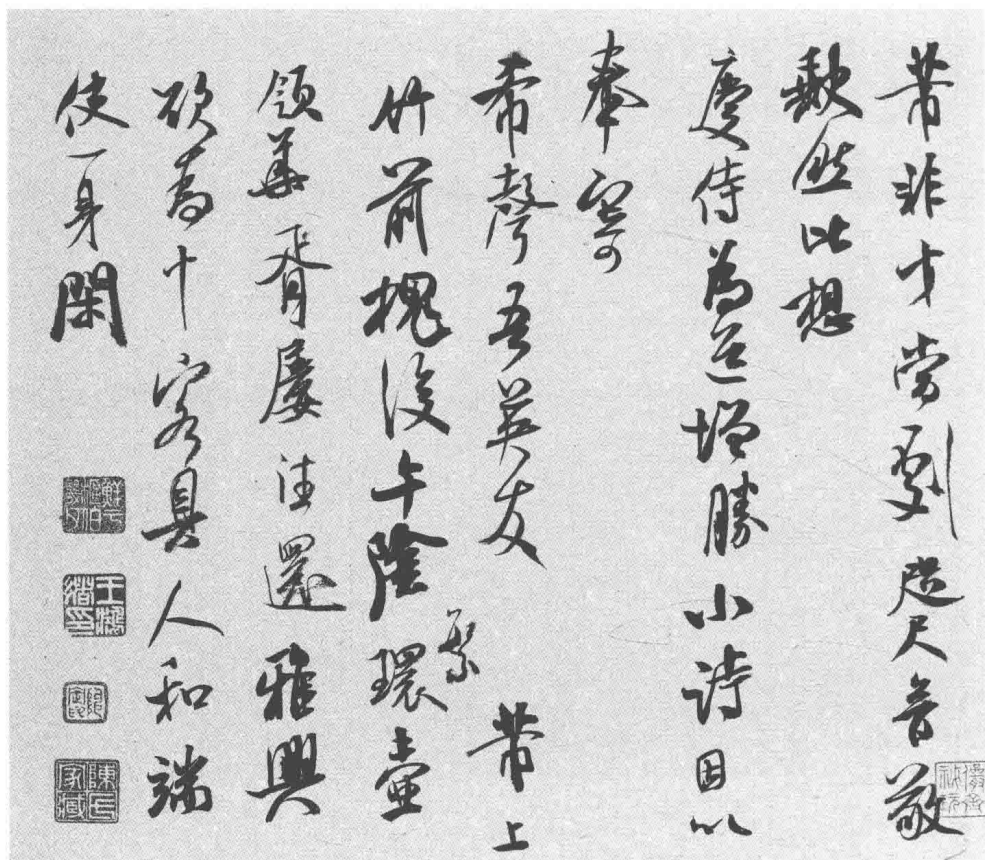


图5 《竹前槐后诗帖》

论元明时期的行楷化,清代的六朝碑版化,都与米芾的卑唐观点有直接关系。批判颜柳,对于当时及后来学颜柳者过分强调逆入回收,将点画两头写成蒸饼之状,论为丑怪恶札,无异于当头棒喝,有警示意义。

2. 实践上的推陈出新

米芾书论带有“颠”的特色,米芾的创作也同样离不开这个“颠”字。“颠”表面上看是“古今一人”的自信,骨子里还是“群贤毕至猥居前”的自卑。自信的表现是“戛戛独造”,敢于否定名家书法,努力创造自我风格,自卑的表现是对传统的敬畏,认认真真地学习前人法书。一般学者很难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过于自信,目空一切的狂妄,就是盲目自卑,唯唯诺诺没有自我。米芾的“颠”却将这两种看似相反的表现很好地统一起来了。

《元日帖》云:“元日明窗焚香……展文皇、大令阅,不及他书。临写数本不成,信真者在前,气焰慑人也。”新春第一天,焚香读帖,开笔临摹,那是敬畏。心慕手追,一遍遍临写,仍然不能逼近前人,那种遗憾是由衷的敬畏。《自叙帖》云:“余初学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慕段季展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绎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弃钟方而师师宜官,《刘宽碑》是也。篆便爱《诅楚》《石鼓文》。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而鼎铭妙古老焉。”不迷信名家,不断否定,甚至用激烈的措辞加以批判,看起来是不敬,其实,由此不断地发现并学习其他名家,永不知足,正是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最彻底的敬畏。(图5)

米芾在转益多师的过程中,认识到“古人书各各不同,若一一相似,则奴书也”(《自叙帖》)。他崇尚古人的创新精神,自己也不愿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老厌奴书不玩鹅”(《与魏泰唱和